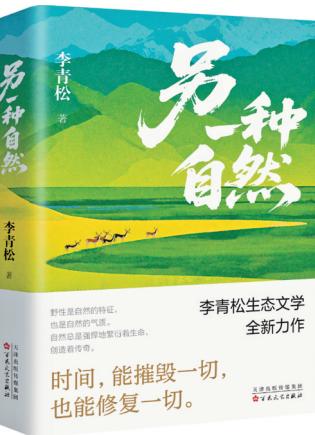


枕边书



著名作家李青松报告文学力作《另一种自然》，日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涉及国家多项重大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工程，内容包括森林、沙漠、湖泊、草原、湿地、矿山等保护修复，以及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所显现的价值与功能，呈现了自然法则的奇异和不可抗拒性；也表现了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以及在生态保护修复的进程中，人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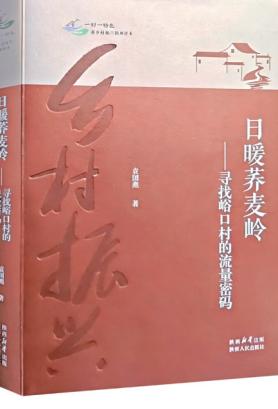
国家重大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程，构筑了我国广袤国土上自然生态的主体框架和生态安全屏障，并无可争议地成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的显著标志。本书既是生态文明的“国家叙事”，也是“美丽中国”的另一种档案留存。

文明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征服和消灭自然。自然具有不可替代性，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是有生命的。自然事物之间相互竞争相互依存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又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置身自然，时间与空间可以并置，也可以没有时间与空间。自然中的意外和惊喜，能够在一个人的心中激起回响。野性的自然的特征，也是自然的气质。自然总是在强悍地繁衍着生命，创造着传奇。

本书视角独特，主题鲜明，情感饱满。书中有对怎样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新的认识和思考，亦有对怎样的生活才是更有意义的生活新的理解和感悟。在文本意义上，本书也为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的故事，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本书作者李青松是我国生态文学代表性作家，长期从事生态文学研究与创作。主要代表作品《开国林垦部长》《北京的山》《相信自然》《大麻哈鱼》，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北京文学》奖、百花文学奖。

（梁真鹏）



《日暖荞麦岭》

千亩荞麦花海的美、农文旅融合打造的蓝田荞麦岭IP，以流量带动美食、民宿、康养、文创等新业态，使荞麦花海成为最美“村色”，激发了作家袁国燕的创作热情。她笔下的荞麦岭融合地域风情和人文精神，在个体叙事中映照群体镜像，历史的纵深、鲜活的场景、丰盈的哲思，使作品富有情感张力，具有沛然气象。

袁国燕系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西安市作协副主席。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纸媒发表文章近百万字，出版文学著作8部。近年来她行程万里，采访百余处，先后创作长篇非虚构“村色”三部曲《古村告白》《指尖上的村落》《日暖荞麦岭》，一书一视角，分别从古村蝶变、非遗故事、农文旅融合三个维度，在小村庄实现大中国。脚步沾泥带露，文字走心共情，被中国作家协会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先进个人荣誉。

（王莉）



《只生欢喜不生愁》

专注力培养与心性修养。文字融合对时间、物候的感悟，展现中式审美与现代生活融合的可能路径。全书按主题分为六辑：“艺可通道”“观熙世间”“得自在禅”“心安之所”“写给时间”“赤子之心”，文字轻盈、意境优雅。林曦以手艺人之道，解析艺术美育的本质内涵，分享写字的乐趣、专注的法门、心力的修炼及艺术的学习途径等；从中式文人的视角，观照当代生活的审美情趣，阐释何为“无用之美”、如何“独善其身”，探索让传统美学回归现代生活的践行方式等。

书画名家林曦，擅长用传统水墨描绘当下，笔墨法古，画作有朴拙天真的样子，细腻灵动，尤其喜画花朵、孩童、案头玩意等美好小景。受家庭熏陶，她从小就很喜欢并且有机会深入学习体验中国传统，尤其喜欢写作。少年时办过不少画展，出版过诗文画集，现在致力于中国文人传统美学和生活方式的转译与传播，也在古琴、中医等不同领域中持续学习。

（毛雅莉）

作家书评

在自然与乡土中探寻存在的意义

——南书堂《采芝歌》读后

□ 方晓蕾

在中国当代诗坛，陕西诗人南书堂以其沉静内敛的创作姿态，扎根乡土的文化立场，尤其是书写以秦岭为代表的自然存在，构建了独属于自己的诗歌疆域。其诗集《采芝歌》虽然只是以一首《采芝歌》命名全书，但不难看出，他是想以“采芝”这一源自传统文化的意象为精神图腾，串联起对自然、乡土、历史与生命的多维思考，在古典意蕴与现代精神的碰撞中，开辟出一条兼具文化厚度与人文温度的诗歌路径。

在《采芝歌》一诗中，“芝”最初是自然中的灵草，是秦岭山中的紫芝：“状若某种图腾、清秀无比的芝/把一颗露珠、一声鸟鸣含化成翡翠的芝/立于万仞缥缈而孤寂的芝/你是仙，还是凡世的女子？”诗人以比拟的手法勾勒出芝草的清雅姿态，赋予其文人笔墨的雅致气质。但这首诗真正写的却是栖身秦岭洞穴中的“商山四皓”，以芝喻四皓的高洁。“芝”成为隐逸精神的象征，“芝”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植物，而是与传统文化中“避世隐逸”的精神追求相联结，成为诗人对抗现代社会浮躁的精神寄托。“芝”成为生命本真与精神纯粹的代名词。

除核心意象外，诗集中的自然意象群同样充满张力。山水、松、竹、月等传统意象在诗人笔下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日月山的风》中，“日月山的风，也有高海拔的信仰/它已把山吹开了一个缺口/它坚信，一座山还会

被它吹成一粒沙子”，诗人以“日月山”“日月山的风”这一承载着历史传说和故事的地名意象为背景，将自然景观与人文情怀相融合，营造出独有的意境。而《壶口瀑布》中，“到了这里，黄河隐忍地、温驯的黄/突然吼出了亮晃晃的磅礴的白”，壶口瀑布作为黄河最有名的自然景观之一，既是地域文化的象征，也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纽带，诗人通过壶口黄河水的特有的意象，抒发对自然对历史变迁的感慨。

此外，诗集中的人文意象与自然意象相互交织，形成多元的意象网络。“古寺”“残碑”“竹简”等人文意象与“芝草”“松风”“白云”等自然意象并置，如《致古柏》：“称你树王，树圣，或者树神……/你却只专注于以一棵树的方式雕塑着……”历史的沧桑与自然的生机形成鲜明对比，既表达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忧患，也彰显了自然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种意象的碰撞与融合，使得诗歌的内涵更加丰富，意境更加深远。

南书堂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浸润，《采芝歌》中处处可见对古典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诗人并非简单复刻古典意象与格律，而是将古典文化的精神内核与现代生活的体验相结合，实现了古典传统的现代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生命力。在诗歌形式上，《采芝歌》有兼具古典格律的韵味与现代自由诗的灵动。部分诗作借鉴了古典诗词的句式与韵

律，除了几组较长的诗歌外，整本诗集中大多是短小精悍的短诗，语言凝练，节奏明快。有的诗以长短不一的句式，捕捉各种细腻感受，句式灵活，情感真挚，体现了现代诗歌的自由与奔放。在文化内涵上，《采芝歌》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与现代社会的精神需求相呼应。诗人通过对自然与人类关系的思考，传递出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核心理念，这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不谋而合。

同时，诗人以朴素的语言抒发对故乡，尤其是父亲山大秦岭的眷恋，表达了对乡土的热爱与责任。此外，诗人还将古典文学中的典故与现代生活场景相结合，实现了文化的跨时空对话，有的诗以历史典故为切入点，将历史的沧桑与现代的思考和具体的意境意象相结合，既表达了对历史对自然的敬畏，也引发了对当下时代的反思。

《采芝歌》不仅是对自然与文化的书写，更是诗人对生命本质、存在意义的深度思考。诗人以自然为观照，以乡土为根基，在对自然万物与乡土生活的细腻描摹中，探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传递出一种沉静、从容、积极的生命态度。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与赞美，是诗集中生命哲思的重要维度。诗人以细腻的笔触观察自然万物的生长与消亡，感受生命的坚韧与美好。《万寿菊之诗》中，“倘若美可以计量，一万亩菊花/能兑换多少惬意和幸福……/从未关

心过它们向蜜蜂/小尖嘴里喂过多少甜蜜”，诗人通过对万寿菊的描写，赞美了平凡生命的坚韧与伟大，传递出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之情。对乡土生命的眷恋与坚守，是诗集中生命哲思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诗人扎根乡土，将乡土生活中的平凡瞬间转化为诗歌的素材，在对乡土人情、民俗风情的书写中，探寻生命的根脉与意义。这在诗集里比比皆是，不再列举。总之，南书堂诗歌不仅展现了自然的大美、乡土的温情与历史的厚重，更传递出一种沉静、从容、积极的生命态度，为浮躁的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

南书堂的曾自述《采芝歌》书名的来历。其实这也是他这本诗集的意义所在：以“采芝”为精神图腾，以其丰富的意象建构、深厚的文化基因与深刻的生命哲思，在自然与乡土中寻找精神的栖息地，在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中探索诗歌的新路径。在这个快节奏、功利化的时代，《采芝歌》如同一股清泉，洗涤着人们的心灵；如一株芝草，散发着清雅的芬芳。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不能忘记对自然的敬畏、对乡土的眷恋与对生命的追求。南书堂以其坚定的文化立场与执着的艺术追求，在诗歌中构建了一个精神的家园，让我们在其中感受到文化的力量与生命的美好。相信《采芝歌》的芝兰之韵将永驻诗坛，其传递的精神守望将激励更多人在现代社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栖息地。

作家感悟

故乡叙事与精神淬炼

□ 杨广虎

陕西青年作家文澜珊历时近十五年、深耕细作写就的长篇小说《山河故人》背景发生地——关中平原南河滩村。因为熟悉的原因，读起她的小说，就有了许多熟悉的场地、人和事，读起来也轻松不少，也勾起了自己许多的童年记忆，引起了许多心灵上的共鸣和深思。

这部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关中平原的南河滩村为时代大背景，通过主人公红莲及其女儿海兰的人生变化，真实再现了普通乡村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情感与奋斗，为逝去的乡村、母亲、“自己”以及芸芸众生立传，折射出中国乡村的巨大变化，也展现了改革开放为乡村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是一部致敬劳动人民、讴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更是一部平凡的女性奋斗史，一部高扬伟大的生命礼赞！

她的小说结构独特，时空交错，回旋往复，布局精巧，细腻坚韧，通俗易懂，故事动人，小中见大，微观人性中看宏观世界，方言

比较多，非常接地气。如“洋瓷碗”“碌碡”“打胡基”“扫社”“红莲抹墙”等，这些词汇生动地还原了关中平原的日常生活场景和民俗风情，唤起了我们最初的记忆，让我们能够直观感受到熟悉的生活气息和地域文化特色。加之口语化表达，让西府文化浸润其间，大大提高了文字的感染力。如“烟来了，快跑！”“世人都渴望人生能有璀璨夺目的时候，哪怕像烟花一样，拼尽一生的努力，也能一飞冲天，绽放所有光辉。”既符合人物身份和性格特点，又增添了故事的鲜活感和生活气息。在大量倒叙、插叙中，为了突出典型主人公的形象和丰富的地域特色，大量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的描写，婚丧嫁娶民俗的描绘，农事、饮食、秦腔、皮影戏等的精心穿插，无疑让小说充满民间神秘，更加精彩，阅读兴趣增加不少。

我更看重小说主人公的塑造，在乡村比较封闭的文化重压下，女性的生存、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她们不屈不挠，永不放弃的

精神淬炼。这种“淬炼”是阵痛的，不在那块大地上生活，不在当时那个年代生活，不在那一群人中生活，不在那种整体环境下生活，你无法理解。她们的抗争、奋斗、生存能力，自我觉醒，有时候，真的超出我们的想象。小说中，红莲是一位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高中生，她温存孝道，却嫁给了祖上曾是大地主家庭，还有强烈重男轻女思想的有成，为了家庭和儿女，红莲终日辛苦操持，谦恭礼让，甚至忍辱负重，是关中西府女性的“典型代表”。红莲的小女儿海兰，一出生就不受父亲及家族待见，然而在母亲的庇佑下，她聪明、好学，从小能吃苦、会干活，敢于抗争命运的不公，像男孩一样好玩，有冲劲、有胆量，凡事好奇，爱思考。作者以这两个人为主人公串起了三代人的命运轨迹，展现了一幅关中西府乡村那个时代的生活图景，并试图探寻时代的印迹、探讨人性的隐秘以及乡村治理的“密码”，文化传承的路径。我感觉，这部小说有作者自己的影子，还深入探讨了人性、情

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主题，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引发我们对人生意义、情感坚守、文化传承等问题的思考，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她精心打磨将这部作品献给那个年代出生的山、河、人、故乡与母亲，这份深情成就了她的创作初心，正是由于这颗初心，我在她的小说中读到了乡村的烟火、奋斗的顽强，人物如同黄土地上的群木，历经风雨，永不言败，直指苍穹。

让我在小说中与“故乡”以及可亲可爱的乡党“重逢”。乡亲、友情、真情，个人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彰显，放射出人性的光芒。这部小说，让我仿佛回到三四十年前，回到反思个人命运与时代潮流的较量和交织、抗争和觉醒。“再深入扎到故乡的深处。”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长篇小说《山河故人》只是文澜珊写作道路上的起点，她更应有宏大、深刻、美好的优秀作品，深入开掘人性的微光，以多重艺术手法进行表达，来回应这个复杂、丰富、多变的社会时代。

安康书评

“春蚕精神”的颂歌

□ 方琛

世间有这样一种生灵，它吃的是树叶，吐的是银丝；它把温暖、精美、华丽赋予人类；其躯体也因富含高蛋白而被端上餐桌；就连它的排泄物都因具有保健作用而被当做尤物。它完整、纯粹、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赢得人类的推崇与赞美，它就是春蚕。

春蚕是伟大的，生产、培育春蚕的人同样是最可爱的人。来自石泉县女作家李思纯的长篇小说《蚕门》就成功塑造了具有春蚕精神的群体形象，人物个性鲜明，形象饱满，情节曲折，细节真实，故事性强，印象深刻，产生强烈的共鸣。

《蚕门》就是一部肩负着时代使命、以秦巴腹地石泉县为地域背景的长篇小说。内容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期“蚕桑兴县”大潮中，石泉县在兴桑养蚕和助推丝织业发展过程中的故事。小说所诞生的地方——石泉县，皇天后土，沧海桑田，人文开发源远流长。

续修《石泉县志》载，石泉兴桑养蚕至少

有2000余年的历史。据《华阳国志·巴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今浙江绍兴)，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证明早在公元前西汉年间，汉水流域丝织业已发达。西汉时，朝廷置蚕官，地方设蚕官，“诏劝农桑”，石泉“耕桑者亦多”。

1984年石泉池河谭家湾出土的西汉“鎏金铜蚕”，见证了2000年前丝绸纺织业的精美、古丝绸之路的沧桑源头。新中国成立后，石泉县的植桑养蚕业得天独厚，使这一传统优势焕发勃勃生机，形成蓬勃发展的中心产业。

在蚕桑生产高潮远去、盛况不再的21世纪，该县仍能拿出如此一组耀眼的数据，实在难得可贵。

《蚕门》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织交融的手法，展现不同类型人物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矛盾冲突、悲欢离合。引人入胜，浮想联翩，流淌着优秀现实主义文学的无

穷魅力，体现作品生动的艺术价值。

《蚕门》所体现的一只蚕、一个茧、一根丝、一群人、一条心、一辈子，一起拼的“春蚕精神”，是人生不断摒弃杂念和贪欲的过程，是对万事万物开放、包容、接纳的态度，具有广泛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折射出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贵的思想价值。

中国农村产业经济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陕南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加之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开始大抓植桑养蚕，“蚕桑兴县”“蚕桑兴市”高潮迭起。作为丝绸产业链的上游产品蚕茧，可以带动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劳动力，蚕茧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来源。这20年兴桑养蚕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奋斗精神成为难以忘怀的记忆。

但凡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尤其是大型历史题材作品，以其真实性、系统性、资料性成为史学编修与研究的宝贵史料来源。这与文学追求的生活真实、艺术真实是一脉相承的。或许，作者原本无意于将《蚕门》当作史册来写，但客观上已经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就蚕丝产业这一主题，填补了史学与方志学的空白。石泉植桑养蚕的历史地位在新编《石泉县志》和续修《石泉县志》都留下记载，后者列了第八编《蚕桑产业》5章10节。但是由于体例的限制只能是静态的、理性的、概括的。而以文学艺术的形式记载这段历史，则是动态的、波澜壮阔的、充满感性的色彩的蚕桑史剧，《县志》与《蚕门》前者是根，后者是躯干与枝叶，缺一不可，这就确立了《蚕门》生动的史学价值。

《蚕门》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当前，我国乡村振兴的历史大剧刚刚拉开帷幕，各类农村产业建设风起云涌，任重道远，《蚕门》的诞生提供了一面镜子，其忠诚与奉献为核心的“春蚕精神”是留给社会、留给读者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大文学艺术爱好者是大有可为的。

读书时光

书页间的光亮

□ 杜波儿

落，而我们对于安康周末的向往如书页间美好的月光。

后来才知道，那书页间的月光吸引着多少读书人的灵魂。每当周六可以去安康的清晨，当第一趟开往安康的班车摇摇晃晃驶出车站，我总抱着用蓝布包好的书，在颠簸中想象着汉江畔的读书声。有时是《诗经》里的蒹葭苍苍，有时是《小王子》的玫瑰与狐狸，或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等，更多时候，是那些素未谋面的书友，在分享时忽然哽咽的瞬间，眼中飞扬的晶亮——原来，阅读者从不孤独。

还记得首次参加读书会的情景，我怀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走进那个小小的房间。屋内摆放着几张陈旧的桌椅，墙上挂着几幅亮眼的书法作品，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书香。大家围坐在一起，眼神中透露出对书籍的热爱和对交流的期待。当第一位书友分享读书心得时，我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吸引，沉浸在书友所描绘的美好世界里。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

地方。

有一次，我们共同重温《平凡的世界》。这部书我已经读过无数次，里面书写着一群不平凡的人物，这群不平凡的人，组成了平凡的世界。它朴实的语言和深刻的内涵，打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灵。田晓霞与孙少平凄美的爱情结局让人热泪盈眶，遗憾不已。在讨论环节，有人说，孙少平的奋斗精神令他深受鼓舞，在面对生活的困难时，要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有人说，孙少安的使命与担当让他明白了家庭的重要性，要珍惜身边的亲人。这部辉煌巨著，为我们详尽地解说了何为平凡和苦难，阐释了生活的意义。而它带给我们的也绝不仅仅是思考，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力量，一份勇气，一个信念吧！这正是书籍的力量，它可以让人产生共鸣，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养和升华。

安康人周末读书会这颗阅读的种子，已将它播种在安康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它的影响力逐渐超越了最初的小圈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如今，在安康的街巷陌，随处可见手捧书籍，沉浸式阅读着的读者；在图书馆或书店里，常常座无虚席，人们为了第一部好书而排队等候；在学校、社区、单位里读书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书香弥漫在每个角落，每个人心里。

“10年，我们读的不是书，读的是彼此的灵魂。我们从为何读书、如何选书、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主持人说这话时，窗外的汉江正泛着碎银般的光。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每次从安康容光焕发地回来，总觉得镇坪的山更青了水更绿——那些在读书会上听过的故事，早已化作山间的雾霭，润泽了每一片叶子的脉络。

10年书香路，原来走的不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心与心的靠拢。就像此刻，我合上书，窗外的山已完全隐入夜色，但指尖还留着纸页的温度。我知道，在某个地方，一定有盏灯亮着，有人正在读我写下的句子，而他们的感悟，又会成为我明天要读的书。